

有缘惜缘，缘尽缘随

峻 毅

1

我信奉世间凡事系缘；我信守有缘惜缘，缘尽缘随。

我与普陀山有缘，我与观音菩萨有缘，缘起妈妈和婆婆想早日抱孙子。传说中普陀山的送子观音很灵验，信佛的母亲便专程上普陀山敬香祈求。或许是双方父母的虔诚感动了上苍，或许是我们到了确实该有孩子的时候，反正随之我就有了身孕，孕期超常健康硬朗，摔了好几次只是有惊无险，次年农历正月十四，生了一个重八斤四两，虎头虎脑的大胖小子，儿子周岁时我们全家又专程去普陀山还了愿。从此，我便与普陀山结下了不解之缘，与观音文化有了别样的情感。其实，老天爷对人类总是比较公平的，时间带走了我的青春岁月不假，不过给了我一个身心健康、品性善良、个性阳光的儿子，那才是无价的；除此还使我积累了心智，丰润了思想。

随着我对佛学的认识与理解，我与普陀山的观音情怀也日益深厚，我对以“慈悲为怀”为底蕴的观音文化不仅仅产生了浓郁的

兴趣，更是敬重有加，从而步入了自觉认识的境地，常常为其魂牵梦萦……

于是，我又一次上普陀山。每次到普陀山，我都会有一种回家的感觉，特别亲切、特别温馨、特别心静、特别坦然，而且每一次都能感受到观音菩萨加持的力量。虽然我心里非常清楚，那仅是我崇敬观音这一精神因素作为引擎所发出的心理潜力而已，但旁人是很难估量这份心理潜力是如何默然转化为我体能力量的，而且它要比一般的体能力量更具体忍耐和坚韧。可以肯定地说，那不外乎是一种超常的力量。

我这次到普陀山与以往不同，我是第一次特地为庆贺“观音菩萨生日”而进山烧香敬拜的。自1997年10月30日南海观音大像的落成开光大典那天，有三万多人看到观音菩萨显身的传说后，看到观音菩萨显身的新信息不断传来，尤其是近几年，传说得更活龙活现，而且都是在“观音菩萨生日”时看到的。

普陀山观音会真可称得上是气势磅礴。码头灯光通明，热闹非凡。

进了山门，沿途都是成群结队的行人，饭馆小老板和小商小贩自然也不甘心错过盛

典带来的商机，热情地招呼来往过客，让人感觉不到有一丝子夜的味道。说来也怪，尽管人流滚滚车水马龙，却丝毫没有喧哗杂闹熙熙攘攘的感觉，路上静静的，车上静静的，四周都是静静的。当然，除了寺院内那柔中藏刚的诵经声……

以往上普陀山烧香拜佛，我总是捷足先登佛顶山的，因为相传有“佛山顶佛，不到佛顶山，就如没到普陀山”之说。这次因为是专程为观音菩萨生日而来，我想，既然是专程为观音菩萨生日而来的，应“拜寿为先，寿星为大”，凡事应有前后轻重之分才对。于是，我们一行就直接去观音道场——普济寺。于是，我的同伴又复述起相传了十年的故事——普陀山南海观世音菩萨大像举行开光典礼盛会那天是阴天，大家看到天上有一道门打开，随之看到有四朵莲花从门里面涌现出来，接着是四大天王出现了，观音菩萨是最后出来了。三万多人都看到了，连不信佛的游人也跪在地上朝拜观音菩萨。全程大约有五分钟的时间，渐渐地那佛像的形相就淡了；大家磕头礼拜，恭敬祈请，门又开了，观音菩萨又出来了，一共三次……我们除了聆听，没有多言，我只是希望我们的虔诚之心能感动菩萨，期待得以一见的夙愿能实现。

2

子夜的月，照得普陀山既幽幽也悠悠，真是景色幽幽，人心悠悠。十九的月本应不是最大最圆的，可我感到普陀山的月好像不只是又大又圆，而且月色月晕都很特别——不是平常那种银色的月，也不是那种苍白浓郁的月晕，我也说不上是哪一种具体色彩，确切些说，那是以金色为主色的月色，而月晕则是七彩缤纷的混色。

我仰望着与众不同的月，想着传说中遇上观音菩萨现身的故事，不觉笑出了声。同伴问好好的傻笑什么，我说笑月，看月都已经换上七彩新装了，准是为赴观音菩萨生日宴刻意打扮的。她们知道我在想象，但当她们抬头望月时，竟然异口同声地发出：

“啊？真是的，太神奇了，真是太神奇了。”

我们到普济寺时，但见寺内寺外处处是人，信徒们席地而坐，有的干脆躺在地上，有的就地跪拜，她们在静候观音道场佛殿的佛事。我们按计划在普济寺观音道场只是上香点烛烧经，重点以朝拜南海观音大像为主。我上完香烛，便在香炉内烧佛经，当我烧了妙法莲华经时，奇怪的现象出现了——香炉外，那块用来垫托香炉的大理石突然燃起了像酒精被点燃了似的青蓝色的火。大理石怎么会燃起火来呢？我好生纳闷，想了一会，仍是不知所以，便问同伴。原来，她们只顾低头烧佛经，并没在意这一超常的现象，经我一问才注意到，她们更是一脸惊讶，面面相觑，两人都呐呐地念叨：“咦？真的呢，真的呢，这是真的呢，真的呢。”我听她们嘀嘀咕咕地念着“真的呢”更是一头雾水，想不出她们这“真的呢”指的是什么。

我从小受外婆影响，听外婆讲观音菩萨行善积德的故事长大，虽然没有皈依佛门，也从不吃斋诵经念佛，烧香拜佛也只是偶然，但我信仰佛教不假，崇拜观音是真，心中时时有佛也是事实，只是我不像在年幼无知时那样盲目迷信了。时间会带走无知，历经岁月蹉跎，思想的羽翼渐渐硬朗，思维日趋成熟，知识也成正比地丰厚，随之对佛也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认识和理解。

虽然我没有什​​么大本事，但我会尽力所能用我的爱心和仁智去帮助一些需要我帮助的人。自然而然，尊重客观事实和尊重科学，便成为是我敢于迎战种种磨难的力量资源；而敬拜佛陀和崇敬观音，则成为是我祈求平安健康和奉献爱心愿望的心理资源，让我时时能感到做好事不在大小，做善事不在明里暗地，重要的是凭心而为。确实有很多自然现象，目前是无法用常规一般的科学常识所能诠释得清楚的。

3

……南海观音铜像坐落在紫竹林临近。紫竹林禅院的“不肯去观音庙”，虽不在普

陀山的主要寺庙之列,而它却对我有缘,单单偏爱这景色秀美而又不失大气的所在,站在临海的方亭中,能使我顿感心平气和,心情舒畅,静心遐想,似乎能把我给净化了。以往我上普陀山,紫竹林禅院的“不肯去观音院”是必到的。我的家人和好友们常常戏说我的脸型和眉型很像观音菩萨,凡与我一起到过紫竹林禅院敬拜过观音菩萨的,没有一个不这样“夸”我的,就连禅院里的师傅也曾以此说我有佛缘。

与以往一样,我一踏上观音大像前的台阶,第一念头和动作并不是烧香点烛,而是心无杂念地双手合一,虔诚地朝拜眼前的观音大像在先,再是静心瞻望片刻之后才会有别的可能和动作。就在我刚刚拿出香烛,还没有来得及点上,只觉肩被重重地一拍,接着听到的是阿雪激动得“那……那……那……”说不成句的声音。我猛然抬头一看,顿时呆若木鸡,脑子空空地凝望——天空中有一尊比绮丽的霞光更动人的踩踏莲花的观音菩萨,正从紫竹林“不肯去观音庙”方向悠悠而来。我机械地顶举还没有点燃的香烛就地而跪,还没等我完全反应过来,观音菩萨已朝对面的洛迦山方向隐遁而去,前后也只是3-4分钟时间,此时是丑时2点28分。没过多久,我刚刚做完第一轮上香、点烛、供奉、朝拜,正准备烧佛经时,又见空中金光闪闪,观音菩萨腾云驾雾站在莲花上,由普济寺上方仙游而来,从我们上空经过,比第一次看到的更近更清晰,就像在电视镜头里看到的那样,由金光闪闪渐至暗淡无光,最终消失在洛迦山上空。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幻觉吗?

阿雪和阿莉却显得特别反常,一下子激动的不得了,刹那间泪流满面。尤其是阿莉,竟然放声嚎啕。现在想起她们当时哭得稀里哗啦的,嘴里还不停地祈求这祈求那的情景,真是贪心又滑稽,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哪像她们平时高贵大方、文静矜持的贵妇身份啊!她们自己也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只是觉得有很多委屈很多不顺心的事要祈求要诉说,像被人冤枉的孩子终于盼来了自己的父母一样,泪水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不

受控制,情绪突然像决了口的堤坝的洪水一样汇泻……我看不到自己是什么表情,小华倒是没有什么别样,她说她当时只有一个愿望,祈求菩萨施予她智慧,能及时认识生意经营中发生的错误可以及时改过纠正。而同伴们说,我始终是一脸恬静地微笑着凝望天空,显得特别宁静,特别安详。我想想也应该是这样的没错,我就是觉得自己感到非常欣慰,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清静,心胸顿时宽敞了许多,也明亮了许多。

我记得很清楚,我没有别的欲望奢求,只有三个心愿。先求观音菩萨保佑我和我的亲朋好友们都能好人相逢小人远离,能个个平安人人健康;再求观音菩萨能施福给我那些正在病中的师友摆脱病魔,早日康复;还求菩萨施予我仁厚慈悲的博爱,令我能爱需要我爱的好人,能帮需要我帮的好人,能做我可以做好的实事,助我保持一颗干净明亮的写字心。除此,我不再有别的欲望奢求了。因为在我看来,平安健康就是人生最大的财富,有爱能爱无疑是人生无限的幸福。

我想起已有九十六岁高龄的杨绛先生她的著作《走到人生边上》里的文字:“真、善、美”与个人某一信念一样,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能用心领悟,而领悟须有一段过程距离,即是从“知”到“悟”的距离,其实也就是从认识的“量变”到“质变”的距离而已。

关于迷信,杨绛先生也曾这样说过:“我相信看不见的东西未必不存在。我们不能因为看不见而断为不存在。这话该不属迷信吧?”我非常赞赏杨绛先生的这一观点。对于佛学,我的理解是——重在心悟,而非纯学;信佛要真信,而不是迷信。佛学其实也是一种教育,因为佛学的终极是“弃恶扬善,慈悲关怀”,这是人类社会和谐的基本需要。就如我们敬观音拜观音,其真正意义在学观音必须有一颗宽宏大量的慈悲之心。所以,我坚持信而不迷。

我信佛为了不迷佛,我敬观音为学观音;有缘时我会珍惜此缘,缘尽时我会尊重随缘。这是我自己对信仰的基本要求,自然也是我对人生的基本守则。(责编:李村)